
精准扶贫视阈下湘西永顺县 “因茶致富”的产业扶贫模式研究

徐霄健 周媛媛¹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摘要】: 在中国精准扶贫背景下, 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是实现脱贫的必由之路, 产业扶贫事关决胜脱贫攻坚的大局。通过研究湘西永顺县莓茶产业扶贫模式与脱贫路径发现, 当地先后形成了小规模化的个体农户自主经营模式、合作社主导型的“合作社+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以及企业引领型的“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这些模式在不同的时期, 以发展莓茶产业为依托, 为完善当地产业扶贫发展模式, 实现农户脱贫就业,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物质基础、技术支撑、产品宣传、管理服务等方面的保障。

【关键词】: 因茶致富 产业扶贫模式 莓茶产业 精准脱贫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识码】** A

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是实现当地有效脱贫的重要根基, 也是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主要依托。2020 年是中国决胜全面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 深入研究这一莓茶产业发展模式, 探究分析其实践经验与面临的现实问题, 对于进一步促进产业化扶贫开发工作, 落实精准扶贫政策, 决胜脱贫攻坚任务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重在研究湘西永顺莓茶产业扶贫模式, 探究其发展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旨在为优化永顺莓茶产业发展模式, 深化扶贫脱贫工作提供合理的指导。

1 湘西永顺县莓茶产业扶贫的主要发展模式

莓茶是永顺县特色资源, 历史悠久, 口感佳, 深受当地百姓喜爱。但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 莓茶种植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没有被商业化, 难以形成规模化产业。在扶贫脱贫工作不断深化背景下, 莓茶产业才逐渐壮大。

1.1 小规模化的个体农户自主经营模式

该模式是莓茶种植中较为常见的模式, 主要受农户种植意愿与莓茶收益的影响。在该模式实施中, 为鼓励贫困户种植莓茶, 永顺县为贫困户提供种苗, 并组织召开莓茶种植技术培训会, 同时积极开展科技下乡活动, 组织技术人员“一对一”帮扶, 指导贫困农户的生产种植。在种植土地方面, 贫困农户可以依托村里扶贫队牵头的优势, 与村集体签订土地承租协议, 签订的土地承租价格一般较低。为克服贫困户资金欠缺, 难以开展莓茶生产种植的问题, 永顺县还提供了金融政策支持, 根据永顺县人民政府发布的金融扶贫指南显示, 当地政府为符合创业增收条件的贫困对象提供 1~5 万元的小额贷款, 并 3 年以内免担保, 免抵押, 全额贴息。据调查, 莓茶经济收益较好, 当年种植次年即可收益, 每 667m² 纯收益通常可达 5000 元左右, 是能使贫困农户真正脱贫的“致富之路”。该模式调动了贫困农户的生产自主性, 使其能够凭借扶贫政策的支持结合自身能力与经营策略来

作者简介: 徐霄健 (1994-), 男, 助教, 硕士,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社会学;
周媛媛 (1999-), 女, 土家族,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8 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实现莓茶产业的运作。但由于产量不稳定，销售渠道少，前期投入较大，规模效益低，了解市场供需结构的能力不足等问题，使得贫困农户承担的产业经营成本和风险较大，难以形成产业化和规模化效益。

1.2 合作社主导型的“合作社+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

由于小规模化的个体农户自主经营模式在莓茶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风险成本较大，另外，随着其他地区莓茶产业的不断发展与莓茶市场的逐渐扩展，永顺莓茶产业需要新的经营组织模式来促进这一产业发展，而莓茶专业合作社的出现则顺应了这一发展的需要。莓茶合作社，简而言之就是在贫困农户自主种植经营的基础上，联合普通农户组成利益连接体的生产经营合作化组织。在该组织中农户可以“抱团取暖”，共享经营带来的收益，共担生产风险和生产成本。在该模式中，贫困农户可以与合作社签订协议，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发展种植莓茶，从而获得土地流转租金。例如，在永顺九官坪村中，农户流转土地的一年租金是 300 元/667m²，合作社莓茶产生效益后，租金每年还将按照原租金的 20% 上涨，但最高不超过 600 元。在加入合作社后，农户在合作社中从事的种植、加工、销售等工作也可以获得相应的务工费。

在“合作社+企业+农户”运营模式的投资运作方面，根据调查发现，永顺县各乡镇的莓茶合作社的每年务工费至少为 1.5 万元。农户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利用土地，资金和技术等入股合作社，按照入股的比例获得年终效益分红。同时，合作社对莓茶还采取保底收购，解决贫困户的销售问题，让农户放心、放手发展莓茶，这样不仅调动了贫困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还消除了农户的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根据调查发现，大多合作社以 240 元/kg 左右的价格对贫困农户自行加工的茶叶进行收购，没有加工的鲜茶叶则以 40 元/kg 的价格收购。目前，永顺县已建立了 10 多家莓茶专业合作社，如永顺县毛坝丈岩溪莓茶种植专业合作社，永顺县河坝溪莓茶合作社等。其中，凤鸣村是永顺县的贫困村，自组建凤鸣莓茶种植专业合作社以来，已带动 148 户贫困户，534 贫困人口脱贫摘帽，人均收入由 2014 年的 1876 元提高到了 2018 年的 6121 元。

在“合作社+企业+农户”的专业合作社模式中，发展初期，能力较弱的合作社主要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服务，扮演着农户与企业之间商业互动的中间角色，重点解决农户发展莓茶产业中的生产投资和经营运作方面的问题，合作社通常能够帮助农户拓展莓茶的销售渠道和提供有效的生产服务，主要表现为：为农户培育提供莓茶良种苗，组织种植，提高莓茶基地的产量产效，并进行初步的莓茶加工。但是，起初由于合作社对市场把握不足，销售渠道依然窄，合作社一般将茶叶大量售卖给大型收购公司进行再加工再销售。而经过一定发展期后，合作社和农户以及企业之间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进而能够逐步拓展销售领域，建立自己的企业或引进实力强的企业，以有利于培育当地特色莓茶品牌。但这样的合作模式仍然是以合作社为主导下的莓茶产业生产运营模式。

1.3 企业引领型的“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

该模式是在专业合作社模式的基础上，引进大企业，发挥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进而促进莓茶产业升级发展，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并使农户与企业形成利益联结机制，使企业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带动农户脱贫发展，发挥企业在精准扶贫中的“帮扶效益”。在该模式中，企业能够为农户和合作社提供更好的良种苗，为农户提供技术培训和资金扶持，并对农户进行有效地引导管理，负责品牌的维护和莓茶“收购-销售”环节的运营工作。在该模式中，可以实现农户在多个生产环节中的保障，有效发挥企业对农户和合作社产生的多次“帮扶效益”。首先，在莓茶种植阶段，企业为农户提供基地的种植与管理服务，以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和产业风险。其次，在莓茶采摘加工阶段，企业为农户提供鲜茶采摘以及莓茶加工技术服务，实现了农户生产的“二次保障”。最后，在莓茶销售阶段，企业为农户和合作社提供包装、物流、销售等环节层面的物质保障，实现对农户和合作社莓茶生产运营中的“三次保障”。

该模式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农户和合作社对市场感应不灵敏，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脆弱的问题。通过依托企业，使市场与农户、合作社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不仅能够提高和保障农户的利益，并为莓茶产业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莓茶优质品牌的培育宣传提供广阔的平台和有利的技术支撑，进而能够促进当地莓茶产业实现标准化、规模化、市场化。但该模式要求

具备企业规模大、科研技术水平高、资金充裕、熟悉市场的运营规律、管理效率高等条件，所以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尚未形成一套完备的运作模式，再加上莓茶产业的国内市场竞争很大，至今当地只引进了 2 家实力雄厚的企业。虽然这种模式有待进一步推广和完善，需要更多的大型企业入驻和加盟。但是，从实际效益方面来看，在该模式的带动下，当地的 5 个贫困村的 1016 家贫困户中的 4213 位贫困人口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直接或间接的收益，并直接为 147 户的 558 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每年实现贫困户平均增加 5000 元以上的纯收入。

2 小结

经过研究发现，湘西永顺县莓茶产业的发展，首先是以贫困农户自主经营为发展的初始动力，随着产业内部竞争力的增强和市场的确定性，当地个体农户难以承担过高的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其产业规模和经营效益得不到实质性的提高。为了更好的降低生产带来的风险，加强产业化运作带来的收益，当地开始逐步形成了以个体农户自愿投资入股的合作形式，即莓茶生产合作社，这种模式是以合作社为主导下的多方参与式的产业扶贫运作模式，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生产要素和资金能够不断集聚，逐渐形成了产业化规模效益，这是一种典型的“抱团取暖”式的规模化效益。最后，随着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和产业规模的扩大，一些大型企业开始入驻和加盟到农户和合作社主导下的莓茶产业发展模式中，通过确定合理的利益分红和提供生产与经营方面的精准服务，使得莓茶产业的发展更为迅速，这不仅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就业，而且也当地实现全面脱贫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平台。当然，由于很多企业的合作意愿较低，并没有形成一种长效的规模化产业发展模式。因此，这一模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 [1]陈萍, 李湘玲. 湘西州茶叶产业资产收益扶贫实践及对策[J]. 市场论坛, 2019(2):18-20.
- [2]石治平. 产业扶贫拔穷根产业发展致富路——永顺“六个一”产业扶贫体系的创新探索[J]. 国家治理, 2019(8):38-41.
- [3]刘智, 张大明, 李书魁. 湖南沅陵县茶产业助推扶贫开发机制探讨[J]. 中国茶叶, 2019(7):57-59.
- [4]李永吉.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溇源县产业发展模式探索与实践[J]. 现代农业, 2018(8):58-60.